

敬齋古今齋

敬齋



敬齋古今薈卷五

元

李

冶

撰

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草可以爲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草亦稱

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蓮林

案蓮林楚辭作蕙林而此條下有蘭蓮皆草之語則李冶



實作蓮字未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案結風

文選作激楚佇蘭林注引上林賦蟹八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

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蟹首上

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蟹六足而二螯荀卿子趙人仕

齊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趙齊皆有蟹而楚又蟹

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蟹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

異義當時號為博物而亦以蟹為六足者非不識蟹蓋

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為誤耳蟹之為物甚賤而至

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而

索杜若者未足多誦也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

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

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

一好之說也案楊倞注刊本不怒惡作不好惡即純

荀子非十二子云案非字上原本有正論二字攷正論

十二子篇之文今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爾字鬼

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



福與譎同字大也放蕩恢大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

案移荀子作施楊注云讀為移

堅白同

異之分隔也雖聖人之知未能僂指楊氏云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大抵僂曲也未能僂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以僂縷古字通用謂不能覩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僂指謂為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楊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類其

綦字皆訓為極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為甚其說固近然綦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為要結止宿之處固為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于師曠期于子都期于易牙無煩改字

揚子重黎篇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掎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冶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所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伎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



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然後始可以分无妄之橈也令  
 美也間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備五帝所  
 謂自美者也于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  
 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並以爲無道宋咸謂秦無  
 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間案問原本訛作聞今不能違去  
 于秦皆非

王符潛夫論曰小兒多病傷于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痲  
 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葱其小腸如筋食飲  
 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

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  
 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擗節之而已亦  
 非謂飢之寒之而保其無疾也但擗節之則疾必差少  
 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于  
 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  
 得安樂法此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故求病也慈  
 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

温消陰氣使不堪苦案堪原本訛作甚今衣不裘裳且

便易案衣不裘裳且便易禮記注疏作不衣內則曰子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謂十歲則已踰于髻鬣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為安樂法也必待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焉慎之至也故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

案之緼袍原本作兒

溫飽今據魏志王朗傳改正

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玉之性

案金玉王

朗傳作金石

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嚴獻替

之際猶且以此為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真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煨燼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椽燭煌煌盲風滅之離婁無所睹焉為日而曖然以昏為燭而無所睹其日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圍之炬顧不如煨燼之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煨燼之中似有而



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  
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曜聖人  
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衆人則惟有任之而  
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昧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于晦  
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則  
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則得之易也宣  
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古之聖  
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

之情畢陳于前陛下欲有爲也惟憂太蚤不患稍遲近  
世趙禮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  
曰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昭曠則悔吝不生淵靜  
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窳奧之處淵靜如也高明  
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  
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  
所以爲達也歟趙禮部語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  
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  
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膠于陽而有以失于陰常靜則膠于陰而有以失于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于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于萬動之中寓萬動于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之患也然束心太急

則所謂掘苗者也聽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爲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囿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

讓幾于僞而非僞也然亦有僞爲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愬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僞也而非欺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然則天下之病不病



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砭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易以窺見置砭之處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為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為利而勤為名而修爾因其所為去聲而

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

案此句上原本有脫誤今據顏氏家訓校正

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

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為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

案此詩刊本身在則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即則今



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一說者最得其要爲人父兄者蓋不可以不知也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爲上古三代之世爲中古自戰國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對爲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曰君子以爲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真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爲二子陷莊周爲齊物之書其爲黃幾復墓誌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以逍遙遊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



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案尺鷃郭注莊子作斥鷃之二蟲

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

鷓鴣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于物則此言反與向郭

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麤以及精而用

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讀者不

可以不審思之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舊說茲十

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蓋慮歎則怒哀之類或

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

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于虛寂菌蕈出于薰蒸亦

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繼之曰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慙字成玄英謂為屈伏不

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

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

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秦入涉立三切者

怖也彪解之為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玄英所

謂屈伏不伸為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

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而為憂怖其說雖通其意甚

收齊古今注 卷五



狹今亦不用竊以爲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爲狂爲癡而無所不至矣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冶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薦蓍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卽草

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爲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絕甚之謂莊生之屏健羨則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爲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莊子養生篇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猶云母爲善以取名母爲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德充符云狔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飲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發他音

胥易伎係于應帝王疏則云胥勞苦改易形容于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技藝自爲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爲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爲非真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譏以予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于雜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



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

識案

其一下原本有而字今據莊子節去

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

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遊于世俗之間者以為真修則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嘗謂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為

尤甚何者為其說說而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號號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為假而非真者必以為一與二具舉內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靜兩遂始可謂之真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僅能得其內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為渾沌氏之術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為至人矣夫天人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間以併包內外聖王



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本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爲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覩也今而強爲誇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不可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

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真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間以併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佝僂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鷓蜩范等物鄭氏注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案劇辛今本戰國策作莊辛黃鵠其小

者也蔡聖侯因是已案聖侯今本戰國策作靈侯蔡聖侯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已案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句攷今本戰國策蔡靈侯因是以

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皆作以字連下為句而此本皆作已字斷句且引

莊子因是已為證未知李冶所據何本此與莊子山木篇觀雕陵異鵠其

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國時縱橫之學盛家自為

師人自為徒所趣雖各不一而于言語撰著之間遞相

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

字亦見之于莊子齊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

是已者謂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

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

異于是矣莊子以為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廷

楹厲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芋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

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矣譬以廷楹厲施詼詭譎怪道通為一矣舉狙公

之賦芋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

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齊



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  
 與齊物論相為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  
 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簧鼓云耳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案其于

子或誤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

疾改也疾改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

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  
 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爲功  
 能其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  
 此爲己寶爲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  
 不給改以爲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茲  
 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慎  
 到呂解以上屬宋鉞尹文郭說爲失呂說爲得



項家達校

管子齊國老人語曰

案齊字上原本脫管子二字今增

君不奪農時則

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

衣矣註云蠶要者以蠶事為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

者亦切要之時也

商鞅為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有禁

案有史記作為

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

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

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

案賞刑原本訛

作刑賞今據商子改正

聖人為用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

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

案皆今本商子作則

然富

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子昆弟

案子今本商子作兄

知識婚姻

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

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

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

呂氏春秋荆有伏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為據予按

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



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于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

不得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真類夫隨人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卽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敬齋古今 卷五

敬齋古今 卷六

元

李

冶

撰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云云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梁周興嗣千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西清詩話辨瘞鶴銘華陽真逸撰

案華陽原本作華陶今據瘞鶴銘原刻改



正爲陶隱居無疑而以爲歐陽公謂爲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爲右軍書皆非子美論其書爲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真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裝爲大看策其中一幅載筍簡法甚妙大槩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鰾髹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

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別之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於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婿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蓋其詩末句



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此論甚好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爲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語相爲表裏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爲哉究其大指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喜相尋

吉凶同域福或基于危駁之中禍或胎于通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瞽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者略依往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爲伶倫者可官給碓磴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春善病飀飀

案飀飀原本作飀飀今據素問原文改正

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

蹻春不飀飀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

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啓玄

子王砭注云

案王砭原本作王冰今據杜甫詩題改正

按謂按摩蹻謂如蹻

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

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

不按蹻春不飀飀謂鼻中水出飀謂鼻中血出又于

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並為冬不按蹻之所致

也治曰王砭謂按蹻為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

月按蹻所致則不然冬不按蹻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

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飀飀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

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蹻春不飀飀至

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遽謂四時之病皆由冬

月按蹻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蹻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

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蹻而病蓋萬一而有此

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蹻

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蹻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



躄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為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詘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攫虎搏之效

案熊經原本作熊頸攷莊子及後漢書華佗傳有熊經乃道家導引之術

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為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躄為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

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躄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為之也王砮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為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躄春不勦衄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真誤矣且勦衄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胷脇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為重熱熏



肺而然乎而砭一主于冬月按蹻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洞泄夏傷于暑秋爲咳瘧秋傷于濕冬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癘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啓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勦衄或病頸項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胃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痺厥其殮泄而汗出也一句殮字當析之爲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爲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爲

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以反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爲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爲紙上語所牽而肆爲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內經言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爲言不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

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砭注云聖人心合



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矻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卽將腳指畧畧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卽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使足弱

不能陞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卽能拜跪又見雪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卽愈偶記憶得因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雖各不同



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既多遭變不少筋骸尪跛目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泰華度前揣後于利害之表商是權非于與奪之間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衆人皆息己獨勿休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掬鬪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勸劃然而動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無所留其懷衆休而休衆作而作

所以晝日常精夜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卽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圖爽臥內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畢詠倚牆熟睡涪翁削官投牀鼻鼾闕通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數息



傲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閑閑公一說名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黃庭聽會橫行相交于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賺下跌前裏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匝存想至五七匝已溟滓然入睡

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匝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脉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閑閑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議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非也藥



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爲象膽爲非此說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殺象取膽爲之凡使勿用雜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矣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蒼朮幾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韓縱酒多畜婢妾常隨後房歌

伎乞丐此其所以來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損于朮耶嘉祐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于蒼朮條下引藥性論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魚豈熙載所服者乃白朮非蒼朮而然歟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一身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爲倉廩之官能保灌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自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



三復爲一一復爲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丸爲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爲氣海可爲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在脾臍與兩腎之間以臍腎爲人受命之始則下丹田爲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間準素問所言則中丹田爲氣之舍可無

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諸中丹田矣神不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爲精氣神之舍而不著所處故爲別白之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息之爲義大矣哉脉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羨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絕之義也息旣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爲義



不既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庵云無極而太極祇是艮卦而已晦庵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形者盡于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晦庵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聞此語愍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徹實旣爲種種復成實種實相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

息之不安也夫息之爲文從鼻從心說者又謂自心爲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啓踵息之鑰玉置則敷陳上假黃庭則演說琴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挾天地之祕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衍之太漫誇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遠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黃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訣黃則述蓮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



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  
 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  
 清微風絲絲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  
 去無蹤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蘇公之言曰數息數百  
 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  
 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往或覺此息從毛  
 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瘴滅自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  
 合裏燭一寸牝馬海中燒百川糞掃堆頭親拾得道人  
 云是玄中玄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

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攝養之方雖不得升堂濟世亦  
 麤得近其藩籬曷寓崑山之同川嘗與李鼎之和論及  
 于此之和遂于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  
 云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氳暖于燄燄九微  
 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曉潤紫金鑪口裊餘  
 熏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拊掌大笑  
 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晁迥明遠說案晁迥原  
 本作晁迥  
今據宋史改正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  
 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



和尚著從容錄以爲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于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祇是以性命爲一  
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燈史所載機緣語句獨非繫  
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  
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  
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與之靜耳惟  
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

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某生  
者宗丘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幾十年  
主氏翁媪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  
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  
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  
旣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  
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媪駭愕起救生又斫殺  
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鬪  
聲而尋復無聞噉問翁媪翁媪莫應踏門入視燈火煌



煌生坐兀然而翁媪二屍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媪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之給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鄰者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

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媪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媪媪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又旣殺翁媪時何爲不卽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誘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斬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



情欲常若夢寐乍出部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庄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爲誇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歸于澤聲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耳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  
 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  
 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正法  
 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欲  
 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  
 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間五欲樂乎

敬齋古今註卷六

敬齋古今註卷七

元

李

冶

撰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  
 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  
 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間至于散語  
 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  
 為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



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鄠鎬潦滃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灝漾潢漾安翔徐回翫乎瀉瀉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

案原本脫在字今據文選

李善注

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

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

其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掞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

案不諂今文選刊本作不悖二字通

杜預注

左傳以諂為疑今劉良以諂為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啟其心人基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櫛飛鼉薛綜曰櫛捎取之也李善曰櫛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櫛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

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案李冶謂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據今本文選皆作

守惟仁字薛綜作人謂擇任賢臣也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為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



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

章之美

案此出文選五  
臣注中張銑說

則旣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

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旣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真爲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

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七哀主哀丘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疎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楚遊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內洛陽河東河南河

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疎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騫伐韓韓獻成臯鞏秦



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蓋三川者謂伊水洛水竝河爲三耳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靈根酖毒不可恪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慎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

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爲土樂人自以爲民良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註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間雖有牴牾亦足以發而銑輩諸人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可厭也

左思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云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驪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巨鼈鬣肩首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矣乎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治曰山海經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板本錯

左思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



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

傅咸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旣以離爲靈鳥而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驪當作犁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尋韻內尋字當作循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答龐參軍云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深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爲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爲樂以消其憂耶何爲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癡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閑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

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由徑路至于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顏延年答鄭尙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



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探已謝丹矐感事懷長林

案丹矐文選刊本作丹黻

又顏延年和謝

監詩云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慙丹矐施未謂立

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矐為榮祿而李善又以為君

恩皆非也丹矐所以為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己空

疎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

國為慙亦未至始素終立如絲之改色也

徐悱敬業酬到漑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嘆

案寄言原

本訛作何言今據文選改正

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

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

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為匈奴所

敗故不令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為去聲

則是運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敕之耶當

從如說音為所角反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

為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



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為兩說則益疎矣

開元間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為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今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劄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攪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攪也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寧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刺里離賴浥

輕塵客舍青青和刺里離賴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不西

出陽關和刺里來離來無故人當時予以為樂天詩有聽唱陽

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

刺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

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



謂勸君更盡一盃酒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爲審然則勸君更盡一盃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曩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麤鄙重複旣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

某乙中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犁眉騎舉鞭力不堪犁牛駮也駮黃馬黑喙也然則犁眉騎者黃馬黑喙而眉斑駮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闌也闌風當用此語謂薰風闌盡將變而為涼風也一本闌作蘭古字通用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即逃楊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是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為畔禪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

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尋常齋于繡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于禪謂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陶淵明夏日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宓戲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



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  
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疎  
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  
憩息朗詠劃昭蘇荆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  
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  
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  
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看  
呼然嚮許然奏刀騞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  
鳴呼然騞然奏刀騞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

近者皆通用

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  
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  
孔氏按魯頌闕宮云松栢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  
得以與臯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  
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  
常晞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爲晞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父所作雄旣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舐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



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諧思愈鮮送文暢云已窮佛根源麤識事輓輒送無本云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苦感反領聽穎師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廣宣上人頻見過云久爲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

三書皆情分綢繆丁寧反覆密于弟舅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于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苟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闕宮者謂嚴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爲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爲壽宮崔融啓母廟碑云壽宮澹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宮則死而不亡之義也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又禪室云法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茅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為菁茆者也按尚書禹貢荊州云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末善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菁讀

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知其不可窮以辭

本知訛御今據史記封禪書改正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

之間三春茅以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立又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

案原本脫一茅字今據尚書疏增入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

說孔安國以菁茅為二物鄭康成以為一物然鄭說菁為菁菁則不說茅說菁茅為一物則不說菁其意亦以



菁與菁茅爲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

羞

案原本羞訛著今據孟郊詩改正

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又失意

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躓踣便爾忿懟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綴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也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

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羸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卽日赴難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



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  
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候  
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衆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  
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  
川子所以涕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  
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  
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  
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  
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歷中君

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獨不念建中  
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缺望望  
風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  
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功則叛人矣兩無  
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堞而不見空者也莫細于  
堞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  
耳歲星主福德舊作坐福德今改作主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  
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



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杜預曰惓惓安和貌又韻書惓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嵇康琴賦其辭曰惓惓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惓惓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予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惓惓然則惓惓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惓惓而亡則是以惓惓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杜誤以芰爲

### 蓮

張祜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顙夜雨催成蜀錦機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爲薔薇紅紫者爲玫瑰云



敬齋古今齋卷七

敬齋古今齋卷八

元

李

冶

撰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  
 已漫題云率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不  
 道也又光啓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遊  
 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  
 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  
 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佗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



也舟之行匪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侂于項項遺侂于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侂五勃反舟動貌按韻及尚書注釋皆云侂侂為壯勇貌侂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並無音五勃反而解為舟動貌者此必抗字之誤詩云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傳曰抗動也五忽反

案抗字原本俱作机毛詩本作机從手不從木今改正

按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鴟尾陳後主以蕭

摩訶為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鴟尾然則黃閣鴟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閣自館閣之閣徧攷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事皮曰休七愛詩房杜相國云骭麟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韻穠



穠同音醲又而容切禮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旣言棠棣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禮者蓋古字通用

韓偓詩安貧云牕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嘆世云野馬飛牕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爲遊塵誤矣

詩史云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爲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侈者再三吏



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天子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吏隙舉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

碑者非以明愬之功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據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畧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



祇今誰數段文昌

案此二句乃蘇軾所記臨江驛詩朱子韓文攷異引之作不知世有段文

昌與此稍異

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為以

卒隸之一言遽命剗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為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為每為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斁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囂隊譟

踵之以孝忠之舌衆煦所漂太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為憲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為何如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以殺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為人下者是為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獨柳之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為烈士又用其騰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為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



齊豹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牕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多爲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

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之其後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爲漁家傲破



陣子而但爲改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爲但改其名耳不然何爲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攷諸樂府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爲定風波者也

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斲短鞞鞞兒末厥兵歐公云末厥亦當時語予景祐間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冷曰末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亦自不知爲何義大抵末厥者猶今俚語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

之謂

王德用神道碑歐公所撰康邦煩人衛議皆同押又晏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印刻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閉字不若作開予以爲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閒之趣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

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東坡詩妻孥真敝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按廣韻屣躡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躡跟也躡乃步也二字皆無敝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說者曰躡草履也草履而可躡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躡而云躡者古人用字不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爲相通無疑也



東坡雪詩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風驚落屑或以爲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

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藝成賓主歡卽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應聲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爲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也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



老饕不當云老饕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為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竭食籍白為協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為協不特文勢萎蕩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為樂哉素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啓立子為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

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啓立子為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

疑神四注本載東坡白說云 案蘇軾詩注今所傳惟永嘉王十朋吳興施宿二本

此所云四注者未知何本檢王施二注內亦無此條所引之文疑元時有其書而後已佚之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

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

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



皆作疑

案宋張滉雲谷雜紀載東坡說自孔子曰以下至此其文並同

又濁醪有妙理

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

斷以為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

開則注家無所說治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

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

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凝神以為疑神則吾不

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繫辭所謂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為與陰疑于陽使人疑

汝于夫子同殆非也

案張滉雲谷雜紀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語出于列子改作疑者

誤與此所論有異

何者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

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凡人之心

以先入者為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

義噉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

如覩怪物予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為善本而

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為善本而蜀本

獨非前人之誤乎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

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盡



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知齒自屬腎茶入齒罅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之與漱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滌之損終輕于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先歸于脾胃而後始傳于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啜也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語強爲說

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滌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礪青礪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爲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旣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爲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



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爲可信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蓋效坡語也近世閑閑老亦云

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真笑拍羣仙手幾度夢中身

東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檜鼪臘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鼪臘則所造之歲月耳鼪鼠也謂歲陽直子臘則十二月也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翰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隄杌者如踰厠厠踰之倒滹沱河蕪萋亭之誤皆是也今聊



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  
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  
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  
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  
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  
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  
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  
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  
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

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  
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爲倉公倉公淳于意也送陳六云  
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繭栗按王制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不  
得便爲牛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  
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  
折屐則其爲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  
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韻周長  
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



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釵十二行  
 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今便配合為一句  
 恐非後輩楷式觀歐陽鈐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肯坐  
 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  
 兒黠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  
 之嫌乎

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為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  
 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坡自  
 題則曰擘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

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

近讀坡集其游瀟山詩案瀟山原

本作泉山今據蘇軾集改正

又云擘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

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擘開矣

王詵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  
 東坡為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  
 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  
 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真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  
 然烏臺詩話所載款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為累  
 是豈真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覺範燈蛾詞云也知愛



處實難拚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于此此深可以爲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于其譽于其榮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于得惡聲旣不以爲辱而更自以爲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間盡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時李逢吉之黨潛貶戶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旣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

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夫衆之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新之所以獲衆憚者賣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聲之不四馳也利在于辱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無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甚案此下原稍親要路常于廣坐颺言曰吾之力薄誠本缺一字不能與人爲福惟是朝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爲禍吁



此又學為又新而市惡聲者也買者必珍其貨而後市  
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閩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  
畫別為一家意若曰我為汝所為要在人後我不為汝  
所為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為論也隘矣凡人才  
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鳧自  
為短鶴自為長鳧豈為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為鳧而始  
長吾脛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詩律如提十  
萬兵東坡真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

死爭周深于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日量前入之心也  
間讀周集因為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問大半歸山丘小兒  
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

我安得留康強

案蘇軾超然臺詩用十五刪韻作而我安得留朱顏此康強二字誤

蘇黃

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簡而詣理也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煙無人之境  
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  
二字此出于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



風儀疑作風議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  
 其自序云廢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為言可以為達矣  
 求其用心可以為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義前人  
 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意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  
 顧不知自謂費精神廢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  
 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為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

自為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為一人乎吁可怪已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為鄰闕

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闔門百口幾至餬口

案陳無已集此詩題

作答晁以道顏魯公帖以下十三字任淵所注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  
 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真卿謂  
 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  
 食乎

陳無已每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



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  
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  
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爲世以致字爲學以致其  
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爲語助似是訓甚李子  
曰以致爽之致爲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  
其言義含糊模稜手耳致自爲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  
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爲語助則大段乖刺矣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  
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  
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  
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  
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張本孝叔爲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笞人背明  
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祥  
瑞風鑒不可憑議論甚韙其引父命亦得爲勅母亦可  
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爲後世法則近贅言焉孝叔謂  
後二事不可以爲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見前史  
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爲後世法也而孝叔以



此爲贅何不量己之贅邪

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閒管得人憎又蚤知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可以見風人託物靡不至到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爲恨殆見世之爲文之士大章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剝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爲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爲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爲別白之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爲佳什非也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爲協若東冬江爲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哥馬屋角之類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爲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爲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鄰韻而協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

或以爲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琴無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足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希逸琴論云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語



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幾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世琴工相傳云爾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碁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間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

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一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間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敬齋古今黃

卷八

于鼎校

敬齋古今艸卷八





聖